

斯大林著
列寧主義問題

第三分冊

解放出版社印行

題 問 義 主 寧 列

著 林 大 斯

在糧食戰線上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與紅色教授學校，共產

主義學院以及斯維爾德洛夫大學學生的談話摘錄——

問題：我國糧食事業困難基本原因是什麼呢？逃出這些困難的出路何在呢？既有這些困難，那末對於我們一般工業發展速度，特別從輕工業與重工業對比關係方面看來，應得出什麼結論呢？

回答：驟然看來，也許覺得我國糧食困難是一種偶然現象，只是由於設計工作不好，只是由於在經濟計算工作中有些錯誤。可是，只有驟然看來才會覺得是這樣。其實，這裏困難底原因是更深刻得多的。設計工作不好，經濟計算工作上的錯誤，在這裏起了頗大的作用，——這是不能有絲毫懷疑的。可是，如果以設計工作不好與偶然錯誤來解釋一切，那就大錯特錯了。輕視設計工作底作用與意義，那是錯誤的。可是，誇大計劃原則底作用，以為我們已達到可能計劃與調節一切的發展階段，那就更錯誤了。不要忘記，在我們國民經濟中，除那些服從於我們計劃影響的成分外，還有另一種成

分，即暫且尙不服從於計劃工作的成分，最後還有些敵視我們的階級，而這些階級是不可用單純的國家計劃局的設計工作手續來克服的。正因為如此，所以我認為不可把一切都歸結爲簡單的偶然現象，歸結爲設計工作錯誤等等。

那末，我國糧食戰線上種種困難底基本原因何在呢？

我國糧食困難底基本原因，就在於我國商品糧食產量增長速度是比糧食需要額增長速度慢些。工業是在增長着。工人數量是在增長着。城市是在增長着。最後，需要商品糧食的各種技術作物（棉、麻、糖蘿蔔等等）出產區域，是在增長着。所有這些情形，就使糧食需要額迅速增長起來。而商品糧食產量增長速度，却慢得要命。不能說我們今年採辦得來的由國家支配的糧食比去年或前年少些。恰巧相反，我們今年所採辦得來的由國家支配的糧食，要比過去幾年多得多。可是，我們現在畢竟遇到了糧食困難。請看幾個數字吧。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截至四月一日止，我們共採辦有四萬三千四百萬普特糧食。其中輸出國外的，有一萬二千三百萬普特，所採辦得來的糧食剩留在國內的，有三萬一千一百萬普特。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截至四月一日止，我們共採辦有五萬九千六百萬普特糧食。其中輸出國外的，有一萬五千三百萬普特。所採辦得來的糧食剩留在國內的，有四萬四千三百萬普特。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截至四月一日止，我們共採辦有五萬七千六百萬普特糧食。其中輸出國外的，有三千七百萬普特。所採辦得來的糧食剩留在國內的，有五萬四千九百萬普特。換

言之，在本年度，截至四月一日止，我們已經採辦來供國內需要的，比去年多一萬萬普特，比前年多二萬三千萬普特。可是，我們今年在糧食戰線上還是遇到了困難。

我有一次做報告時已經說過，農村資本主義分子，特別是富農，利用這些困難來破壞蘇維埃經濟政策。你們知道，蘇維埃政權已採取好些辦法來消滅富農底反蘇維埃發動。因此，關於這點，我現在不來多說。我在這裏所注意的，是另外一個問題。我所指的，就是關於商品糧食出產額增長得緩慢的原因問題，就是關於雖然我國播種面積和糧食出產總量已經達到戰前程度，而我國商品糧食出產額還是比糧食需要額增長得慢些的問題。

我國播種面積已達到戰前程度，這難道不是事實麼？是的，這是事實。糧食出產總量在去年已等於戰前出產額，就是說已達到五十萬萬普特糧食，這難道不是事實麼？是的，這是事實。那末爲什麼雖有這些情況，而我們所出產的商品糧食却比戰前少至兩倍，而輸出國外的糧食却幾乎比戰前少至二十倍呢？這首先和主要是因爲在十月革命發生後，我國農業結構發生了變化，已從商品糧食出產量極多的巨大地主經濟和巨大富農經濟，過渡到了商品糧食出產量極少的小農經濟和中農經濟。戰前我國有一千五百萬至一千六百萬個體農戶，而現在我國却有二千四百萬至二千五百萬農戶，——單是這一點就已說明現在我國農業底主要基礎，是商品糧食出產量極少的小農經濟。巨大農莊，不管它是地主農莊也好，富農農莊也好，或者是集體農莊也好，所有的長處，就是它能採

用機器，利用科學成績，採用肥料，提高勞動生產率，所以它能出產最多的商品糧食。反之，小農經濟所有的弱點，就是它沒有這種可能性，或幾乎沒有這種可能性，所以它是半消費性的經濟，商品出產量很少的經濟。例如拿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來說吧。它們所出產的商品糧食佔它們的總產量百分之四七點二。換言之，它們所產出的商品糧食比戰前地主農莊所出產的還要多。而小農農莊和中農農莊呢？它們所出產的商品糧食只等於它們的出產總量百分之一點二。可見，這裏的差別是很大的。

從下面的數字中，便可看出過去戰前時期與現在十月革命後時期糧食生產底結構情形。這些數字是中央統計局委員聶蒙啓諾夫同志製定的。據聶蒙啓諾夫同志在說明書裏附帶聲明說，這些數字並不能說完全精確，而只能使人作出一種大約的計算。但這些數字完全足使我們明白，從一般糧食生產底結構上看來，特別從商品糧食生產底結構上看來，戰前時期與十月革命以後時期，是有很大的差別的。

大戰以前：

糧食出產總量

商品糧食（運出農村以外的）

單位百萬普特		單位百萬普特	
百分數	百分數	百分數	商品糧食所佔百分數
(1) 地主	六〇〇	二一・〇	二一・六
(2) 富農	一，九〇〇	三八・〇	六五・〇
			五〇・〇
			三四

(3) 中農和貧農	二, 五〇〇	五〇〇	三六九〇	三八四	一四七
總計	五, 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 三〇〇・六	一〇〇〇	二六

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

糧食出產總量

商品糧食（運出農村以外的）

	單位百萬普特	百分數	單位百萬普特	百分數	商品糧食所佔百分數
(1) 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	八〇〇	一・七	三七・八	六・〇	四七・二
(2) 富農	六一七・〇	一三・〇	一二六・〇	二〇・〇	二〇・〇
(3) 中農和貧農	四, 〇五二・〇	八五・三	四六六・二	七四・〇	一一・二
總計	四, 七四九・〇	一〇〇・〇	六三〇・〇	一〇〇・〇	一三・三

這個統計表是說明什麼呢？

第一，它說明絕大部份糧食出產，已從地主富農方面轉到小農中農方面。這就是說，小農中農既已完全解脫了地主壓迫，在基本上打破了富農勢力，於是就得到了最切實改善自己物質狀況的可能。這是十月革命底結果。基本農民羣衆從十月革命方面所獲得的最大利益，首先就表現在這裏。

第二，它說明我國商品糧食底基本擁有人，是小農，尤其是中農。這就是說，不僅

從糧食出產總量方面看來，而且從商品糧食出產額方面看來，蘇聯在十月革命之後，已變成小農經濟的國家，中農成了農業方面的『中心人物』。

第三，它說明地主經濟（巨大經濟）已被消滅，富農經濟（巨大經濟）已縮減至三倍有奇，我國已由巨大地主富農經濟過渡到只能釋出百分之十一的產品的小農經濟，同時在糧食生產方面又還沒有若何發展的巨大公共經濟（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這些情形，本來應當而且果然已使商品糧食出產額比較戰前銳減了。雖然我們現在糧食出產總量是與戰前產額一樣，而我們現在所有的商品糧食，却比戰前少至兩倍，——這是事實。

這就是我們在糧食戰線上困難基本原因。

正因為如此，所以不可把我們在糧食採辦工作方面的困難當作是簡單的偶然現象。毫無疑義的，還有一個情況也在這裏起了某種不良作用，這就是我們商業機關担承了本來沒有必要的一種替許多中小城市供給糧食的義務，結果是不能不在某種程度上減少了國家糧食儲存。可是，我們在糧食戰線上遇到困難的基本原因，當然不是這個情況，而是我國農業商品額增長得遲慢，而同時商品糧食需要額却增長得很迅速的事實。出路何在呢？

有些人認為出路就在於恢復富農經濟，在於發展和擴展富農經濟。這些人不敢說要恢復地主經濟，因為他們大概懂得，在現時來談說這類事情，是很危險的。可是，唯其

如此，他們也就更高興說必須多方發展富農經濟，以利於……蘇維埃政權。這些人認為蘇維埃政權可以同時倚靠於兩個彼此對立的階級……一方面倚靠於以剝削工人階級為經濟原則的富農階級，另一方面倚靠於以消滅任何剝削為經濟原則的工人階級。這真是只有反動派才表演得出來的把戲。不必證明：這種反動「計劃」，是與工人階級利益，與馬克思主義原則，與列寧主義任務沒有絲毫相同處的。有人說，富農並不「劣於」城市資本家，富農絲毫也不比城市耐激變危險些，因此我們現在不必「害怕」富農，——這種說法是自由派的空話，是用來催眠工人階級和基本農民羣衆底警覺性的。不要忘记，如果我們現在工業方面能用供給工業商品總量十分之九的巨大大社會主義工業去和城市小資本家對立，那末我們在農村生產方面所能用去與巨大富農生產對立的，却不過是尚未鞏固而糧食產量尚比全體富農農莊糧食產量少至八倍的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不懂得巨大富農農莊在農村中的意義，不懂得富農在農村中的比重超過資本家在城市工業中的比重百倍的事實，那就是神經錯亂，完全離開列寧主義，而投奔到工人階級底敵人方面去了。

那末，出路究竟何在呢？

（A1）首先，出路就是把落後的散漫的細小農場聯合為大規模的公共農莊，這種公共農莊是得到機器供給，用科學成績武裝起來，而能够生產最多商品糧食的。出路就是要從農業方面由個體的農民經濟過渡到集體的公共的經濟。

列寧還在十月革命最初時日，就已號召我們黨去組織集體農莊。從那時起，關於集體農莊思想的宣傳，在我們黨內是始終沒有停止過的。可是，關於建設集體農莊的號召，直到近來才獲得羣衆方面的響應。這首先是因爲農村中合作運動的廣闊發展，已在農民情緒上準備了一個趨向於集體農莊的轉變，而有許多集體農莊現時已能每畝出產一百五十至兩百普特糧食，其中商品糧食佔全部收成百分之三四十的情形，又在貧農和下層中農裏面造成了很願意加入集體農莊的趨向。還有一個情況在這裏也有不小的意義，這就是我們國家直到最近以來才獲得了大大資助集體農莊運動的可能。大家知道，國家在今年所已支出幫助集體農莊的款項，比去年多至兩倍（在六千萬盧布以上）。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是完全正確的，它認爲羣衆集體農莊運動所需要的條件已經成熟，認爲加強集體農莊運動是提高我國糧食生產商品額的最嚴重方法之一。

據中央統計局統計，集體農莊在一九二七年的糧食出產總量不下五千五百萬普特，其一般平均商品類是等於百分之三十。本年年初所發生的那個成立新集體農莊的廣闊浪潮和實行擴大舊集體農莊的事實，將使集體農莊糧食產量到本年年底大大增加起來。任務就是要保持現時集體農莊運動發展速度，擴大集體農莊規模，取消那些虛張的集體農莊，而組織真正的集體農莊，並規定各集體農莊必須把全部商品糧食交給國家和合作社機關，不然就領不到國家方面的津貼和借款。我認爲只須遵守這些條件，那我們經過三四年後，就能從集體農莊方面得到約近四五千萬普特的商品糧食。

人們有時候把集體農莊運動與合作社運動對立起來，大概認為集體農莊是一回事，而合作社却是另一回事。這當然是不對的。有些人甚至把集體農莊與列寧底合作社計劃對立起來。不待說，這種對立是絲毫不合真情的。其實，集體農莊是一種合作社形式，是最明顯的生產合作社形式。有銷售合作社，有供給合作社，也有生產合作社。集體農莊一般說來是合作社運動不可分開的組成部份，局部說來是列寧合作社計劃不可分開的組成部份。實行列寧合作社計劃，就是把農民從銷售合作社和供給合作社提高到生產合作社，提高到集體農業合作社。也就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我們的集體農莊，是在銷售合作社和供給合作社發展和加強了的時候才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B) 其次，出路就是要擴大和鞏固原有的蘇維埃農莊，組織和發展新的巨大蘇維埃農莊。據中央統計局統計，現有蘇維埃農莊糧食出產總量，在一九二七年不下四千五百萬普特。其中商品額佔居百分之六十五。毫無疑義，在國家予以相當贊助下，蘇維埃農莊就可大大提高糧食生產了。可是，任務並不以此為限。蘇維埃政權已經決定，在那些沒有農民勞動的區域內應組織新的巨大的蘇維埃農莊（每個農莊由一萬至三萬俄畝不等）。這些農莊經過五六年後，就應出產約近一萬萬普特的商品糧食。組織這些蘇維埃農莊的工作，已在着手進行。任務就是無論如何都要實現蘇維埃政權底這個決定。我認為，要完成這些任務，那我們大約經過三四年後，就能够從新舊蘇維埃農莊方面得到八千萬至一萬萬普特左右的商品糧食了。

(3) 最後，出路就是要一貫提高小農和中農個體經濟底收成率。我們不可以而且不應當贊助巨大的個體經濟，即富農經濟。可是，我們可以而且應當贊助小的中等的個體農民經濟，提高它的收成，把它引上合作制底軌道。這是一個舊的任務，是我們還在一九二一年用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時就已特別用力宣佈過的任務。這個任務後來又由我們黨在第十四次和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加以批准了。現在因為在糧食戰線上發生困難，這個任務底重要性也就更其明顯了。因此，應當堅決執行這個任務，也如必須堅決執行頭兩個任務，即關於集體農莊的任務和關於蘇維埃農莊的任務一樣。

所有切材料，都是說明農民經濟底收成率在幾年以內便能增高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現在我國所使用的木犁，不下五百萬。只須用鐵犁代替這些木犁，就可使我國糧食產量大大增長起來。更不必說，我們將用某種最低限度數量的肥料、優良種子和小型機器等供給農民經濟。訂立合同，與整鄉整村訂立關於供給它們以種子等等，同時一定要它們交出相當數量糧食的條約，就是提高農民經濟收成率和吸收農民加入合作制的最好方法。我認為：只須在這方面認真工作，那末經過三四年以後，我們便能從小農和中農個體經濟方面取得不下一萬萬普特的新增商品糧食了。

所以，只須執行這一切任務，那末經過三四年以後，我們國家就會擁有二萬萬至二萬五千萬普特的新增商品糧食，而在國內和國外都頗能機動自如了。

為逃出糧食戰線上的困難所必須採取的辦法，大體上就是如此。

除採取這些基本辦法而外，還要採取一些臨時辦法來改善關於用商品供給農村的設計工作，並且使我們各商業機關不再擔任供給許多中小城市糧食的義務，——這就是現時的任務。

除這些辦法而外，是不是還應當採取其他某些辦法，譬如說採取降低我國工業發展速度的辦法，因為我國工業增長是使糧食需要額迅速增長，甚至暫時還超過商品糧食產量增長速度的？不是的，是不應當的。無論如何都是不應當的！降低工業發展速度，就是削弱工人階級，因為在工業發展方面的每個前進步驟，每個新工廠，按照列寧說法，都是工人階級底「新要塞」，足以加強它對抗對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的鬥爭中，在反對我國經濟裏資本主義分子的鬥爭中的陣地。恰巧相反，我們應當保持現時的工業發展速度，我們應當在一切可能時就更加發展這個速度，以便把大批商品輸入農村，並從那裏多多收取糧食，以便把機器供給農業，首先是供給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以便把農業工業化，並提高農業生產底商品額。

也許爲着更爲「慎重」起見，應當阻延重工業發展速度，把主要是供應農民市場的輕工業變成我國工業底基礎吧？無論如何都是不應當的！這就會是自殺，這就會是破壞我國全部工業，連輕工業也在內。這就會是離開我國工業化底口號，把我國變爲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底附屬品。我們在這裏所提的出發點，就是列寧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世界代表大會上所提出的著名指示，這些指示是我們黨所絕對必須遵行的，請看列寧在共產國

際第四次世界代表大會上關於這個問題所說的話吧：

「要挽救俄國，單靠農民經濟收成豐盛還不够，而且單靠供給農民消費品的輕工業情況興旺也還不够，——我們還要有重工業」。

其次：

「我們在各方面都實行節省，甚至在學校經費方面也實行節省。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我們知道：不挽救重工業，不恢復重工業，我們就不能建成任何工業，而沒有工業，我們就根本不能維持我們爲獨立國家的地位」（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四九頁）。

列寧底這些指示，是不可忘記的。

既然採取上面所指出的辦法，那末工農聯盟又將怎樣呢？我認爲這些辦法只會促進工農聯盟鞏固的事業。的確，如果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加快速度發展起來；如果由於直接幫助小農中農的結果，他們農莊上的收成率提高起來，而合作社又會包括日益廣大的農民羣衆；如果國家又得到幾萬萬普特爲實行機動辦法所必要的糧食商品糧食；如果由於實行這些以及諸如此類辦法的結果，富農將被壓制，漸被克服，——那末工農聯盟內的工農矛盾就會因此而日益消失，糧食採辦事業方面的非常手段將沒有採取的必要，廣大農民羣衆將日益轉向農業集體形式，而爲克服農村資本主義分子的鬥爭將日益帶有羣衆的有組織的性質，這難道不很明白麼？工農聯盟事業只會因實行這種辦法而得到利

益，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只是應當注意一點：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工農聯盟，並不是什麼簡單的聯盟。這是工人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兩者階級聯盟底特殊形式，其目的是：（1）加強工人階級底陣地，（2）保證工人階級在這個聯盟內的領導作用，（3）消滅階級和消滅階級社會。對於工農聯盟的任何其他一種瞭解，就是機會主義，孟什維主義和社會革命黨主義，無論叫作什麼都可以，只是不可叫作馬克思主義，不可叫作列寧主義。

怎樣使工農聯盟思想與列寧說農民是「最後的一個資本主義階級」這一著名原理相容呢？這裏沒有矛盾麼？這裏只有表面上的，似是而非的矛盾。其實，這裏是沒有絲毫矛盾的。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世界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把農民估計爲「最後的一個資本主義階級」，同時他在這個報告中又再三論證工農聯盟底必要，說「專政底最高原則，就是維持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盟，使無產階級能够保持領導作用和國家政權」。很明顯的，列寧無論如何也是沒有認爲這裏有絲毫矛盾的。

應怎樣瞭解列寧說農民是「最後的一個資本主義階級」這一原理呢？這是不是說農民階級是由資本來家組成的呢？不是的，不是說這一點。這是說，第一，農民是個特別階級，它是把經濟建築在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因此也就與無產階級不同，因爲無產階級是把經濟建築在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基礎上的。這是說，第二，農民是從自己隊伍中分泌出，產生着和培養着資本來、富農以及其他各種剝削分子

的階級。

這個情況是對於工農聯盟組織事業的一個不可克服的障礙麼？決不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盟，並不是與全體農民聯盟。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盟是工人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聯盟。這樣一個聯盟，不與農民資本主義分子作鬥爭，不與富農作鬥爭，是不能實現的。這樣一個聯盟，不把貧農當作工人階級在農村中的支柱組織起來，是不能鞏固的，因此，現時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工農聯盟，只有在列寧所提出的「一個著名口號，即倚靠貧農，與中農成立堅固聯盟，一分鐘也不停止反富農鬥爭的口號」下，才能實現。因為只有在實行這個口號的條件下，才能把農民基本羣衆吸引到社會主義建設軌道上來。

你們由此就可知道：在列寧這兩個公式之間只有順道的矛盾，似是而非的矛盾。其實它們是沒有絲毫矛盾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列寧與聯合中農問題*

——答C同志——

C同志！

說列寧在他那篇論索洛卿的著名論文中所提出的口號，即「要善於與中農達到協定，一分鐘也不放棄反富農鬥爭，而只是穩穩地倚靠貧農」這一口號，是「貧農委員會時期」的口號，是「所謂中立中農時期末」的口號，——這是不符事實的。這是完全不符事實的。貧農委員會是在一九一八年六月成立的。到一九一八年十月末，我們在農村中的勢力已超過富農，中農已轉向蘇維埃政權方面來了。中央當時根據這個轉變，就決定取消蘇維埃與貧農委員會間的兩個政權並存局面，改選村鎮蘇維埃，把貧農委員會溶化在新選出的蘇維埃中去，也就是說取消貧農委員會。大家知道，將這個決定當作蘇維埃正式的决定提出來，是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在蘇維埃第六次代表大會上議決的。我

*本文篇幅，略有刪減。——斯大林註。